#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哲宗

紹聖元年閏四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辛未朔辛未監察御史郭知章爲殿中侍御史紀事本末卷百一

壬申復置提舉常平等官長編四百四十八元祐五年九月乙酉令提舉常平結絕原注紹聖元年閏月二日復置提舉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閏月復提舉常平等官編年備要云以陞師閔等二十三人爲之左右相虛位李清臣有所覬覦乘章惇未至亟命陸師閔等太平治迹統類云戊寅新差提舉荊南湖路常平茹東濟仍舊通判滄州言者論東濟常賂劉摯私僞以示揚畏險薄無行人所不齒也

殿中侍御史井亮采請罷十科舉士法紀事本末卷九十三又卷一百（案）元祐元年七月辛酉司馬光請設十朝綱要玉海卷一百十六閏四月癸酉罷司馬光所定十科舉士法此作壬申或請罷在初二日壬申詔罷在初三日癸酉也

辛巳左司諫翟思言劉摯不葬其父長編卷四百六十一元祐六年十月

壬午劉摯自言牢籠章惇邢恕等罪辭位原注劉跋辨誣錄云言者論摯好回險詐力引私黨爲臣不忠父死于衡委而不葬爲子不孝於是摯抗章辭位其後摯自作家廟記以辨當時之寃劉安世爲其集序案摯罷相非坐此罷錄誤也家廟記乃元祐六年十二月知鄆州時所作今集有之要當求鄭雍楊畏等言章略加刪附庶詳摯與蘇轍招致人言本末紹聖元年閏四月十一月左司諫翟思言摯不葬其父方罷相時言者末及此

癸未權發遣荊湖南路提點刑獄安惇言差役之法行之年終未就緒而寬恤優剩實未如舊日輸錢之爲便也望復熙寧舊法令民均納役錢官自募人應役詔送戶部看詳役法所紀事本末卷一百案文獻通考卷十三帝始親政三省言役法尚未有就緒帝曰第行元豐舊法而減去寬剩錢百姓有何不便耶右司諫朱勃言輸錢免役固有過數多數者用錢雇役有立値太重青役色之內有優便而願自投募不必給雇者苟詳爲裁値則人情無有不便詔付戶部詳議

殿中侍御史郭知章言太學補外舍請依元豐令一歲四試從之紀事本末卷一百

甲申禮部侍郎孔武仲爲寶文閣待制知宣州（紀事本末卷百）

乙酉殿中侍御史來之邵言故宰相王安石配享先帝廟廷請詔有司原考王安石事業特加謚號以慰公議詔所屬詳定以聞（紀事本末卷百三十）提舉崇禧宮呂惠卿知蘇州（紀事本末卷百三十）監察御史劉拯言工部侍郎李之純前爲御史中丞阿附蘇軾爲其用御史王慶基言軾詆誣先帝董敦逸言轍以國家名器私與所厚之純遂以慶基等誣罔忠良乞行竄逐慶基等再被降謫之純朋邪苟容望賜黜責詔之純寶文閣直學士降授寶文閣待制差知單州（紀事本末卷百一又卷百五）拯又言前端明殿學士知定州蘇軾落職知英州（案十朝綱要知英州在壬子日）按軾敢以

私忿形於制誥中厚誣醜詆軾於先帝不臣甚矣王得臣憤其詆誣之甚上書言之旋被譴斥以死秦觀浮薄小人影附於軾請正軾之罪褫觀職任以示天下後世

丙戌繫二字據畢沅通鑑增詔蘇軾合敘復日未得與敘復秦觀落館閣校勘添差監處州茶鹽酒稅紀事本末卷百一又卷百五案太平治迹統類云劉拯言宣仁嘗謂宰相纂修實錄官每任先朝得責降者蓋慮謗書一成不可改追也是時權臣擅政雖差鄧溫伯陸佃林范祖禹代之至于呂公著謂常平法失天下心若韓琦因人心如趙鞅舉甲以除君側之惡人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先帝怒其誣忠以脅君也令詞臣明言其故黜知穎州公著提舉實錄日謂無此語令史官改之請重審閱其間書不以實輒移易增減情涉誣誣以聞乞重行黜責以正國典從之又言蘇軾云云宋史秦觀傳云紹聖初坐黨籍出通判杭州以御史論其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使者承風望指候伺過失既而無所得則以謂告寫佛書爲皐削職徙郴州

乙酉左司諫翟思言先帝考士成憲條定官制循名辨

實以起太平之功緒元祐以來寖已變亂請召有司應
職名繆亂者一循官制各與釐正詔令編修官置局考
具合完補改正事目申三省取旨改正畢別取旨罷局
所請集成六典更不修纂紀事本末卷九十三又卷一（案）罷修官制局宋史本紀在五月壬寅日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復元豐改官員編年備要云每歲毋過百四十八
丙戌侍御史虞策請復置天下義倉紀事本末卷九十三（案）紀事不繫日宋史本紀復義倉在丙戌日編年備要云除二廣外復置之畢沅續通鑑云丙戌虞策請復置天下義倉每苗稅一石出米五斗自來年為始專充賑濟從之
癸巳新差知蘇州呂惠卿知江寧府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丁酉左正言上官均言臣竊見前宰相呂大防天資強
狠懷邪迷國嘗與御史中丞蘇轍陰相黨附同惡相濟
伏願陛下察究本末出自睿斷特加施行以明示朝廷

好惡判別忠邪以正綱紀然後朝廷尊而天下安此國家先務惟陛下留神采擇紀事本末卷百一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上親政修復元豐故事士大夫爭獻所聞吏部尚書彭汝礪一無所論而知壽州朱服賀改元章惇乃出汝礪知成都府而召服爲中書舍人案葉夢得石林燕語卷八云紹聖初彭器資自權尚書韓持正自侍郎出知成都府皆除寶文閣直學士兩人皆辭行即復以待制爲州蓋成都故事須用雜學士而權尚書員侍郎皆止當待制也編年備要云時章惇欲專黜陟之柄乃出汝礪爲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而召服爲中書舍人於是上官均言汝礪行義高潔令雖除美職與藩郡其實疏之非所以近正人也服柔委傾險令自外擢爲從官非所以遠佞人也不從汝礪堅辭行章累上或以爲慢當講上不許降寶文閣待制知江州尋又以都承召之命未下而卒曹內翰彭吏部墓志云紹聖元年上初專聽召二三大臣條舉熙寧元豐政事人人爭獻所聞公居之如不能言者或問之答曰在前日則無言之者於今則人人而能言之矣以寶文閤待制知江州人辭上勞問甚寵曰卿非久別也公曰陛下令所復者其政不能無是非其人不能無賢否不肖政惟其是則政無不善人惟其賢則人無不得矣朱史上官

均傳云章惇陰去與已者已出吏部尚書彭汝礪知成都府召朱服為中書舍人均言汝礪不可出服不可用惇怒遷均為工部員外郎尋提點京東淮東刑獄

五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日辛丑朔甲辰詔進士罷試詩賦專治經術紀事本末卷一百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五月罷進士各專大經一中經一願專二大經者聽據長編卷四百二十五元祐四年四月戊午以詩禮記周禮左氏春秋為大經周易書公羊穀梁儀禮為中經文獻通考卷三十一云時有建請於詩書周禮三經義中出題以試舉人者郭廷下其議有司承意謂為可行既而右正言鄭浩言三經義者所以訓經而其書非經也以經造士而非經之題試之甚非先帝專用經術之義後出題訖依舊法宋史上官均傳奏罷詩賦專以經術取士

辛亥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劉奉世為端明殿學士充眞定州路安撫使兼知成德軍奉世再乞罷政故有是命紀事本末百一案費袞梁谿漫志卷一云元豐官制樞密院之副有同知有簽書雖不同時然未嘗斷年虛位紹聖元年五月劉仲馮自簽書出知眞定自是不除簽書虛位者三十年政和閒童貫以宦寺

馬驗簽書然纔三日遽躐爲領院矣畢沅通鑑云奉世爲人簡重有法度常云奉世惟知事君內省不愧怍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事加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時以章惇用事力乞外補乃罷

甲寅殿中侍御史郭知章言先皇帝闢地進壤西戎之咽喉如安疆葭蘆浮圖米脂據高臨下宅險遏衝元祐初用事之人委四塞而棄之外示以弱實生戎心乞檢閱議臣所進章疏列其名氏顯行黜責惇等因開列初議棄地者自司馬光文彥博而下凡十一人惇曰棄地之議司馬光文彥博主之於內趙卨范純粹成之於外故眾論莫能奪若孫覺王存輩皆暗不曉事妄議邊計者至於趙卨范純粹明知其便而首尾異同以傅會大臣可謂挾奸罔上妄議者猶可恕挾奸者不可不深治上以爲然 紀事本末卷百一

右正言張商英言先皇帝以歷

代典禮訛謬置詳定禮官考合異同請廢興墜謂天地合祭非古也據經而正之元祐之臣乃率其意劉摯前美既晝權且合祭指揮於前蘇軾又發六議於後太常博士陳祥道又以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之詩爲牢不可破之論乃降詔云云請再下禮部詳議如南北異郊不違經訓天地合祭非出聖斷則前此立議之臣誣天造命罪在不赦紀事本末卷百一案岳珂愧郯錄卷三云紹聖元年五月甲寅以右正言張商英言詔禮官詳議戊午中丞黃履復言詔送禮部二年正月辛亥又詔議如何可以親行祭地之禮然後可罷合祭時又未敢以合祭爲全非也二年正月戊午遂詔閣因大禮躬祭地亦然實未嘗行又云紹聖之議主合祭者錢勰范純禮韓宗師王古井亮采常安民李琮主分祭者蔡京林希蔡卞黃裳吳安持鼂端彥翟思郭知章劉拯黃慶基董敦逸豐稷傅楫葉祖洽劉定虞策稷樽祖洽欲省儀以便祭劉定虞策則還就十月神州之祭者也其說皆具是矣載以丁未祀周廟爲先廟後郊亦尚之禮蓋亦以變爲常爾至加力奏乞集議之日互

相詰難以盡衆心而祖禹還白大防以嘗朝廷酌其可否而行之之若使相詰必致紛爭失體罷遂併集議而罷故商英之減時論必以爲稱首有以致之歟

戊午朝奉郎管句靈仙觀邢恕復直龍圖閣知徐州長編卷四百二十八元祐四年丁酉傳堯俞朱光庭言邢恕原注紹聖元年五月十八日恕以朝奉郎管句靈仙觀復直龍圖閣知徐州又卷四百八十六紹聖四年四月辛未追論邢恕誣謗原注紹聖元年五月復職知徐州

乙未監察御史周秩言近詔太常議故相王安石謚伏以安石遭遇神宗皇帝其君臣相與行道以成一代之文願特詔兩省衆禮官等會禮部議上朝廷取決于聖裁而後有司須焉詔不候本家行狀令太常官共議謚選博士一員議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己未樞密院言戶部看詳役法所申諸路復免役法未審得合與不合依舊行免役法詔並依熙寧舊敕施行

紀事本末卷一百（案）太平治迹統類云曾布具劄子言
毀廢先朝法度之人既已雖逐則前日之良法善政當
次第講究增攝施行而國論未嘗及又言政事非得人
不能舉若但以私愛憎喜怒則人才必難進令既不能
公選人才則政事何從而舉若不稍復可行之法度則
是先朝政事不可行若不可行則毀廢之人何以得罪
上瞿然布因言令使役法已行忽成書方上所議論無
所折爽蔡京王右忠仿從之選然兩人所見多不同執
政又未通曉其官屬日相紛爭取議恐來易了昨初降
役法但云依元豐八年見行條約則已曲盡及章惇欲
並與本令去年秋科納錢遂展至今年五月役人多已
皆放文御合候令年放罷只失此兩科役錢催八百餘
萬今臣書既上讓論不一將來施行必有不僥恐人情
者元勅所行止謂於人情不使今若不使於人情又何
以異禍年備要公初役法善募二者俱有獎王安石主
罷司馬光土差范統仁蘇轍供光門下上亦以差役爲
未便章惇安石門下士亦以罷役爲未便純[illegible]氣等雖
賢否不同恐惡聽明興事兼知南北監除其所論甚公
各不私其所主元耤初復差役惇議目保甲保馬一日
不罷有一日害如役法則熙當初以雇役代差役講之
不許行之太速故後有獘今復差役代雇役當并議熟
講應義可行而限止五日太速役必有獘光不以爲然
惇對太皇太后簾下與光爭辨語不遜太皇怒惇以罪
去蔡京時知開封府用五日限改畿縣雇役之法至是

惇入相議以罷役改差役置司講議除京爲戶部尚書兼提舉於是京欲掩蓋元祐迎合之迹乃白惇曰取熙甯元豐施行之耳尚何議爲惇信之遂諸人額雇直一從元豐舊法

籍宋蜀年資治通鑑立宏詞科明年禮部立試格詔誥赦敕不試外章表依見體式賦如唐人斬白蛇鹵蘭渥洼馬賦之類頌如韓愈元和聖德詩柳宗元平淮夷雅之類箴如揚雄官箴九州箴之類銘如柳宗元塗山劍閣銘誡論如近體誡論風俗戒百官之類序如顏延之王融曲水詩序之類亦用四六詞理俱優旨爲上等文優者爲文等詞格超異者取旨上等館前貢次等循一資承務郎以上比類推恩秦十朝綱要甲辰日宋史本紀作己酉月王應弊玉海卷一百十六云紹聖元年五月四日中書省言有唐隨事設科其名不一有詞滌宏麗文章秀異之屬詔別立玄詞科五月四日爲甲辰日而己酉乃亦九日或四日中書省言而九日下詔也宋史本紀明年丙午又載立宏詞科又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此條前後多賦誤茲據爲年備要改正大觀四年五月甲寅改玄詞科爲詞學兼茂科據洪适容齋二筆人觀所改增試制詔二篇陳經通鑑續編云帝謂與制科試策無異欲罷會殿中御史郭知章校制科策因言先朝既策進士郎罷制科近年復置誠無所補與帝意合三省上言今進上祕用經術如詔誥宣章表等文皆朝

廷言今日用不可闕若悉不習試之何以兼收文學博異之士遂改置宏詞科歲許進士及第者詣禮部請試如見守官則受代乃請率以春試上舍生附試不專立院也所試章表露布檄書用駢儷體頌箴銘誡論序記用古體或駢儷惟詔誥赦敕不以為題凡試二日四題試者雖多無過五人中程則上之三省覆試分上中二等推恩有差詞藝超異者特奏命官

六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庚午朔）癸酉詔罷講禮記候秋涼日講詩（紀事本末卷九十二）

甲戌監察御史劉拯言議者謂蔡確在相位吳處厚以迎合確意勘舒亶事獄成怨確不用已取其詩曲意牽合以傾之伏望聖慈盡復確官爵恩數治其誣罔之尤者以申確之冤（紀事本末卷百七案太平治迹統類右正言張商英言宣仁聖烈皇后奉承顧命保祐陛下惟仁舊居深宮惟親惟慈政事在公惟惠何嘗預知惠卿擅興甲兵蔡確貪天之功作詩訕謗等事言臣本以惠卿與司馬光爭經義有隙構其事以媚光又慮蔡確異時再用必欲殺之以滅口出危語激怒

籬箔表裏相濟行其姦言竄確于新州竄惠卿於建州夫以太皇太后之公平慈惠而羣臣乃導以淫刑濫罰貶死宰相使此曹易地而立呂武之朝則何所不至乞檢會禁中臣僚草制呂惠卿蔡確本家進狀省官雜議如事出讒構則誣告反坐邦有常刑夫元祐之臣無君亦已甚矣陛下雖欲置而不行如宗廟法令何如天下後世何明年十一月丙辰贈確太師

甲戌御史中丞黃履（案畢沅通鑑閏四月戊戌以黃履爲御史中丞元豐末嘗爲中丞與蔡確章惇邢恕交每確惇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於履履所排之時謂之四凶爲劉安世所排論而出惇復引用傳擢復仇怨元祐正臣無一得免矣）言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呂大防觀文殿學士知青州劉摯資政殿學士知鄆州梁燾當垂簾日俱爲柄臣燾先鼓倡邪言吳居厚繼陳注劉安世等遂共攻之執政既主於中仍投蔡確嶺外累遇恩沛不令生還家有慈親終不得見死非其辜中外憤歎自陛下躬臨機務洞照姦誣寖復確官資於泉壤切

謂遭横逆者既伸忠憤力排陷者未正典刑宜加顯斥以充公議左司諫翟思言近論元祐以來內外姦人附會大臣詆先朝以希進擢乞出章疏條例是非明論中外雪先朝之誣又論呂大防等擅作威福相與詆竄呂惠卿蔡確乞各正罪犯未聞施行望出睿斷以慰公議紀事本末卷百一

右正言上官均言呂大防蘇轍擅操國政不畏公議引用柔邪之臣如李之純擢爲御史中丞楊畏虞策來之邵皆任爲諫官御史是四人者傾險柔邪嗜利無恥其所彈擊者皆受呂大防蘇轍密諭或附會風旨以濟其欲切觀陛下自親機務收還政柄大防轍黨人十已去其七八然楊畏六人尚居清要未快士論伏望考察大防蘇轍擅權欺君之罪推究楊畏等朋邪

書正趨時反覆之惡譴責黜免明正典刑以示天下紀事本末卷百一案長編卷四百六十七元祐七年冬十月蔡西[illegible]長諫劉摯又蘇轍京法引節伯溫云楊畏摯劉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蘇轍也茨數與摯質同被劾摯逐而轍留蓋摯吳[illegible][illegible]章學交通事耳伯溫所云恐不足信紹聖元年六月五日上宮均章云云伯溫蓋本此必嘗時有是說將大平治述統類五月已本侍郎楊畏爲吏部侍郎呂大防既起還楊畏禮部侍郎畏知大防當去章惇必彼用時許居蘇州有張黃者惇妻之延也惇方喪其妻稹出恐畏託橫致意云畏度事輕重因呂大防蘇黻以遂說摯梁畫又啟并逐大防及轍二人覺知遷奪畏言識異送在元語心在熙甯元豐首爲公鬬路者及惇起召言有郊迎畏獨請自陳述語多質大防有通省官鬬之歎日楊侍郎前日詔事呂相公亦如見章相公也惇信其言故其還遷畏吏部據此則伯溫此說似自因長編原注駁之例未合前後以證其事今附辨之以備考

右正言張商英言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援引朋黨肆行譏議至如罷免役法則曰只有揭簿定差四字下詔求直言則專賞詘謗之人置訴理所雪罪犯則盡自熙甯元年以後衷

渠陽州縣則甘言猥語無所不至凡詳定局之所建明中書省之所勘會戸部之所行讁言官之所論列詞臣之所告命指摘快剔鄙薄嗤笑嘗乘簾之際制内臣之得志者翦除陛下羽翼於内執政之用事者擊逐陛下股肱於外天下之勢殆哉岌岌乎紀事本末卷百一案太平治迹統類載商英此疏有云望下三省禁中檢會前後章疏付臣詳繇貼奏上陛下與大臣斟酌可否焉考編類章疏在二年十二月蓋此時商英已有此請也

監察御史周秩言呂大防前爲尚書左僕射居官日久恣爲奸惡與臺諫官陰相黨附同列大臣一不合意則風諭擊逐凶焰日熾人莫敢當於是專已自任不循法守大姦不法人神共怒天下不容未正典刑戾傷和氣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知永興軍呂大防落觀文殿大學士降授右正議大夫知

隨州紀事本末卷百一[案]長編卷四百十九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己未御史中丞李常等論王汾口吃清稽不任諫職原注紹聖元年六月五日周秩云可考今紀事本末載周秩言不見李常論王汾事其文已因刪節佚去秩又言劉摯初與邢恕合論謂司馬光當容蔡確恕薦摯爲侍御史旣在言路與光及呂公著通謀排去確又確等因以逐恕諫議大夫孫覺論稍異於摯光遂超擢又爲執政長編卷四百十四元祐三年九月丁巳孫覺引疾求罷原注載此數語[案]秩此疏紀事已有刪節今據原注附此侍御史來之邵言先皇帝熙甯初屬任宰相王安石建立法度將以惠澤天下後世而當是時司馬光以爲非是貽書王安石詆斥論難安石爲之援經引文開諭曲直而光膠於流俗決意不回乃以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劉摯於此方任言事御史亦累上章歷詆朝廷政令坐是責監衡州酒稅至元豐中稍加

擢用未幾復以罪去此二人者一則以暗謬強愎自置
閑地一則以數十吏議相繼退黜元豐末光入持政柄
擢摯爲侍御史既而首引凶徒王巖叟朱光庭俱在言
路結成黨與宰相自確而下摯等相與誣毀締搆盡力
排逐由是先帝顧命大臣去之略盡而陛下孤立於上
矣案太平治迹統類載之部此疏下又有云先朝法度次第廢革先帝二十年積功累行爲之一空以先朝賞罰爲不中理則悉聽訴理劉摯罪無輕重牽從原減由是先帝擢用之人往往閑廢而光之黨分布中外矣以先帝財用爲得之非義則凡市易貸籍不問本息一切損放而河北積欠九白荷所一日散之幾盡凡此者出於司馬光之意而假以劉摯王巖叟朱光庭之言方是時先帝陵土未乾而光等更唱迭和劉華掃除忠臣義士熟視而吞聲无敢誰何光與巖叟光庭相繼死亡獨劉摯未殖滅者此賓天所以遣陛下今劉摯尚以觀文殿學士外領藩鎮久稽天誅斯論上鬱望暴摯之罪明正典刑上以伸先帝之志下以塞搢紳之望
觀文殿學士太中大夫知青州劉摯落觀文殿學士降

授左朝奉大夫知黃州紀事本末卷百一太中大夫知汝州蘇轍降授左朝議大夫知袁州紀事本末卷百五〔案〕畢沅通鑑云知袁州責詞略曰垂簾之初老姦擅國置在言路使誣先朝反以君父爲仇無復臣子之義中書舍人林希所草老姦蓋陰指宣仁也希典中書自司馬光呂大防公著劉摯等數十人之制極其醜詆一日草制擲筆於地曰壞盡名節矣〔又案〕畢氏以轍知袁州附五月末紀事本末在六月初五日甲戌日月互異是必有誤

左承議郎新知英州蘇軾責授甯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紀事本末卷百一又卷百五〔案〕太平治迹統類云來之邵論軾詆斥先朝陳桱通鑑云軾至惠泊然無所蔕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

陳衍落遂郡刺史降左藏庫副使添差監郴州酒稅長編卷四百九十五元符元年三月戊午三省言究治張士良獄原注見紹聖元年六月五日〔案〕陳桱通鑑續編陳衍貶監郴州酒稅在二年十月考長編卷九十五備載陳衍始末據云元年六月十八衍送白州編管二年正月二十六衍配朱崖軍二年已配朱崖陳氏謂二年十月始貶恐誤

丙子知渭州孫覽召知開封府長編卷四百八十一元祐八年二月乙卯覽知

渭州原注紹聖元年六月七日乃自渭召入案宋史孫覺傳云召知開封府至則拜戶部侍郎

壬午罷校勘黃本出左宣德郎蔡肇長編卷四百八十四元祐八年五月甲申左宣德郎蔡肇校勘黃本原注云明年六月十三日出案程俱麟臺故事又王應麟玉海卷五十二紹聖元年閏四月罷校勘黃本故出肇也

皇城使張士良添差監穎州酒稅長編卷四百九十紹聖四年八月丁酉究問及甫與邢恕言原注張士良自紹聖元年六月十三日以皇城使張士良監穎州酒稅其後不見再貶

皇城副使梁知新添差亳州鹽酒稅長編卷四百九十五元符元年三月戊午三省言究治張士良原注六月十三日皇城使士良皇城副使梁知新添差監穎州亳州鹽酒稅又云士良自元年六月十三日以皇城使監穎州稅其後不再貶邵伯溫云已編白州訣也對獄乃送白州

癸未禮部言大學博士詹文奏恭惟神宗皇帝聖智高妙蓋極象數嘗念文字之學世所不知深詔儒臣俾共探討而王安石實進其說當時未及頒行而學者亦已

見之其於性命道德之理則思過半矣元祐貢舉敕乃令進士不得引用字說而與申韓釋氏之書同禁乞除去字說之禁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原注新錄刪去元奏但元祐貢舉敕令進士不得引用王安石字說乞除其禁從之辨曰安石穿鑿破碎不足以仰禆神宗明詔自其學既行之後士風人才視昔時爲何如則所謂於性命道德之理思過半者語可信乎(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除字說禁在五月十朝綱要六月甲申除進士引用王安石字說之禁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曾布爲中大夫同樞密院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乙酉中書舍人林希(案希爲中書舍人在元年四月言吏部送到吏部侍郎王欽臣可授寶文殿侍制知廬州詞頭按欽臣資性險邪本緣附會宰相呂大防以至進用大防朋黨甚衆清臣爲之首前後言者屢攻其公私過惡大防皆抑而不行大姦方斥餘黨正當竄逐肅清仕路欽臣豈可

以加侍從職名付之方面守寄所有制詞未敢撰進詔
王欽臣除集賢殿修撰知和州紀事本末卷百一監察御史
劉拯言右朝奉大夫充崇政殿說書呂希哲學術無聞
出于奏補豈能爲陛下發明道德之蘊伏望爲官擇人
別與差遣中書舍人林希言吏部房送到崇政殿說書
呂希哲可祕閣校理知懷州按希哲故相公著之子公
著父子世襲行邪學貌深情厚能窺測結固朋黨鼓倡
虛名上惑聖聽罪惡甚大未經譴責豈可更冒職名出
守便郡詔呂希哲守本官差知懷州左司諫翟思言呂
大防劉摯蘇轍以誘訕先朝變亂法度擅作威福褫職
奪官謫守方州安置嶺表中外聞命舉皆忻快然司馬
光呂公著首發事端雖已終牖下贈官美謚自可追奪

王巖叟與摯同惡相濟若假以年當竄遠域則贈官與子孫恩澤亦當追奪其合志同時有若文彥博范純仁其背公死黨有若梁燾劉安世吳安詩韓川孫升等乞明正典刑紀事本末卷百一〔案〕太平治迹統類張商英言梁燾范祖禹吳安詩劉唐老孫升韓川等當元祐初中傷無罪合行竄責資政殿學士知鄆州梁燾落資政殿學士降授左中散大夫知鄂州左承議郎充寶文閣待制知成德軍劉安世落寶文閣待制降授左承議郎南安軍左朝奉大夫直集賢院管句西山崇福宮吳安詩落直集賢院降授朝請郎監光州鹽酒稅左朝散郎充龍圖閣待制知虢州韓川落龍圖待制依前左朝請郎知坊州左朝請郎充集賢學士權知應天府孫升落集賢院學士依前左朝散郎知房州紀事本末卷百一

丁亥詔翰林學士提舉兗州景龍宮趙彥若龍圖閣學士知陝州范祖禹提舉明道宮左朝奉郎充集賢院校理新知鄂州黃庭堅管句明道宮各於開封府界居住就近報應國史院取會文字紀事本末卷百一〔案〕太平治迹統類三省言昨提舉修實錄呂大防奏神宗皇帝實錄令已成書望欲依例除定本外將見在草正各一本與提舉實錄字以備照證外依前降指揮焚毀元祐六年十月十一日朝旨依詔令呂大防范祖禹將所得草正封角差得力人管押還鋪送赴修國史院送納加傳到寫別本亦同封角送納或勒寫與他人即令自陳加輯隱留當行壘戊責周秩言恐實錄誣罔諸書傳後故也宋史本紀五月己酉修國史曾布請以王安石日錄載之神宗實錄

戊子詔周秩言事失當罷監察御史差權知廣德軍紀事本末卷百一〔案〕太平治迹統類云三省以周秩所上三章進呈其一日臣自待罪言職聞姦人邪說久矣其害於政事者有五陛下親政以來天下之人莫不鼓舞而懷不自安惟元祐死黨三十餘人而已劉摯惡黨已爲呂大防蘇軾蘇轍之黨排斥出外今在朝廷者絶徹竊唯大防惡黨半已出外半猶在京其在禁中者近日補

逐去其在朝廷者方且日夜結營造謗害事今陛下欲修先帝大業若不盡去惡黨則必作姦謀起事藏中傷陛下信任之人去草必盡其根編年備要云時爲監察御史上言元祐之黨言日向有御批欲增隆皇太后儀又如治平中加議濮廟呂大防加何任得所以求去且大防與司馬光等向議濮廟事以歐陽議爲非當朝廷惑於邪議至今英宗所生母任氏猶爲仙游縣君鳴呼邪說盛行使天子不得尊其母可不恨哉上讀至呂大防加何性得所以求去日大防何嘗有言且儀物事未付外非有司所當與今秩越次及之是迎合也又讀至天子不得尊其母上日此言激怒也又言垂簾之日姦臣謀害蔡確引鄭雍等自王府官爲侍從使親王私于權臣上日此是何言使親王閬之且不自安如秩置之言職朝廷無交靜之理遂以秩知廣德軍太平治迹統類又云執政初欲換省官上日與外任遂以守廣德軍

壬辰長編卷三百五十五元豐七年十一月辛酉木工楊琪以修大相國寺西浮圖及延春閣爲三班借職原注紹聖元年六月壬辰蔡卞云云可考案原文己佚

丙申都水使者王宗望等言措置回河自闞村以下至內黃下埽縷隄七十里所用薪芻萬數不少除將年計

物料那融分擘外其上件七十里見爲七節節修治每節各管一十里今約度每節添置梢草四十萬束乘此秋成計置每束約用錢三十五文計九萬八千貫合取朝旨應副更乞差官措置並從之（紀事本末卷百十二）

七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庚子朔）辛丑廣武埽危急詔都水使者王宗望即亟往廣武埽提舉救護（紀事本末卷百十二 案回河及導洛兩見）

壬寅翰林學士兼侍讀蔡卞御史中丞黃履言舊令講讀說書官每月職錢十貫元豐八年十二月聖旨侍讀職錢特添作三十貫臣等備言講職未有補接而坐糜厚祿竊僥冒欲望寢罷只依元豐已前數目詔不允（紀事本末卷九十二）

上謂輔臣曰廣武埽危急去洛河不遠須防漲溢灌京師已遣中使往視之輔臣出圖及狀以奏曰

此由黃河北岸生灘欲水勢趨南岸今時雨已止河必減落然已下水官與洛口官同行按視爲發隄及去北岸嫩灘令河順直則無患矣紀事本末卷百十二

癸卯都水使監丞馮忱之言廣武埽危急水勢刷塌隄岸欲乞築攔水發隄一道詔令馮忱之李偉郭茂恂相度長措置紀事本末卷百十二〔案〕宋史河渠志四云元年七月辛丑廣武埽危急壬寅帝語輔臣廣武埽去洛河不遠須防漲溢下灌京師明日詔都水監丞馮忱之相度築攔水隄壬寅爲七月初三日志云明日乃初四日癸卯也紀事本末誤敘日今依河渠志編輯

丁未知桂州直龍圖閣左散大夫謝麟卒長編卷四百八十元祐八年正月庚子謝麟知桂州原注云麟卒于桂在紹聖元年七月初八日

戊申詔差入內高品黃汝賢往廣武等埽傳宣撫問救護大河隄埽兵吏役兵賜銀合茶藥緡錢有差紀事本末卷百

二十

御史中丞黃履言大理天下之平而斷刑之官選任尤重先皇帝振修百度初立選之法第二等者其取常難最爲精密惟是中等乃得入大理爲斷刑官自是文士有預試中選者故奏案之上皆理官躬自考閲裁斷多所全活舞文之吏不能移奪元祐中以大理斷刑官恩典常難重故責考任降主而增以常歷刑法官與縣令優課爲奉舉法其試入優等者不得預焉臣欲乞自今專行先朝選試之法删去常歷刑法官縣令優課等條目自試預上選者不得爲斷刑官庶乎官得其人而職事舉矣又監察御史郭知章言乞係法官並依熙甯元豐條取試法優等人充庶幾上副仁聖好生之德詔令刑部大理寺依元豐選試推恩法立條

紀事此條下又云詔貶司馬光等據紀事卷百一逐元祐黨人已詳載故刪去詳見丁巳十八日及戊午十九日詔

庚戌權京西轉運使郭茂恂言洛水暴漲已開達口閘放水有靈蛇見土人以爲河流將平之驗詔令差官到祭尋京師轉運司都水丞南外丞言河流漸順別無黃水透入洛河於清汴可保無虞紀事本末卷百十三

癸丑詔差權工部侍郎吳安持乘傳往廣武埽及洛口措置救護紀事本末卷百十二

甲寅都水使者王宗望奏廣武埽已刷塌地步闊遠塌透大隄須修捲埽岸役兵數少特乞在京壯役廣固共三千人并下京東都大司於緣汴裝卸人內除府界泗洲外告差刷南京界以下裝卸一千人並吏部差有心

方便從取押內廣固壯役差去員裝御東京淮南各一員依例支破遞馬驛券兼程前來其人兵限使臣到並一日內起發及合本處支借附帶合用鍬杵等赴役御批除廣固指揮外不差外餘可並依所奏日下便與處分紀事本末卷百十二

乙卯指揮撥兩浙上供糴米本錢並賜發運司乘時計置糴買除準備諸路年額未到閒先次起發外應一切支費並仰補足額數起發仍常管所賜錢本數目毋致放散長編卷五百十元符二年五月癸亥三省言糴折斛錢原支云云詔依紹聖元年七月十六朝旨施行遣原支給補於此

丙辰上曰甚憂雨不止昨日遣中使於四郊取穀穗視之京城東低田已傷雨北郊猶無害然懇祈晴霽未之

應宰臣章惇奏曰高原雖無所害閒低田已傷曹濮陳蔡閒應須爲害猶賴零雨細微耳紀事本末卷九十三諫官張商英言呂希純于元祐中當繳駁詞頭不當及附會呂大防蘇轍事上曰去冬以宮人闕人使令因召舊臣十數輩詢問外庭利害而范祖禹豐稷文及甫並有章疏陳古今禍福以動朕聽希純等猶繳奏爭之何乃爾也安燾對曰聞文及甫輩上書亦爲人所使上曰必蘇轍也會中書舍人林希言呂希純嘗草宣仁聖烈皇后族人遷居誥有曰昔我祖妣正位宸極其言失當及變亂奉祀禮文薦牙盤食等數事乃奪希純寶文閣待制知亳州如故紀事本末卷百一

丁巳三省言范純仁韓維朋附司馬光長縱羣凶毀訕

先帝變亂法度以快不逞之心內范純仁仍首建棄地之議滋養邊患詔純仁特降一官爲通議大夫差遣如故韓維已致仕特置不問初章惇請責純仁上曰純仁持議公平非黨也但不肯爲朕留耳惇曰不肯留即黨也上勉從惇請紀事本末卷百一御史中丞黃履言前宰相司馬光昨自先帝識拔進位樞庭光以不用其言請歸修史先帝盛德優容曲從其欲書成仍以資政殿學士榮之其恩可謂厚矣迨垂簾初朝廷起光執政當時士論翕然稱之以爲光眞能鄉成聖德上報先帝不謂光深藏禍戾追忿先朝凡有所行皆爲非是夫法令因革固緣時宜豈有一代憲章俱無可取歸非於昔斂譽於身此而可容孰爲告者監察御史周秩言司馬光以元

祐之政以母改子非子改父失宗廟之計朝廷之政必
正君臣之義以定父子之親豈有廢君臣父子之道而
專以母子為言又曰遺詔明白必以嗣君為主則光豈
不知當循皇家父子之正統又曰光之論曰文正夫諡
法之美極於文正死而加以極美之諡所以勸後也今
其所為乖戾如此當正其諡號之美惡庶以懲後世又
曰呂公著親為先帝輔弼之臣受國厚恩又非司馬光
之比當司馬光釋憾於先帝公著不能救正又輔導之
為右僕射歲餘遂除司空平章軍國事切蒙朝廷先以
太師文彥博為光所引既召而來諫官言其姦邪不可
輔政朝廷乃以平章君國重事處之止於重事稍奪其
權公著之所知也及公著之命乃去重字事無大小皆

得平章名雖亞於彥博權則過之實兼三省侍中中書舍令尚書令之職自國朝以來雖有大功如趙普王旦命以此職未有敢當之者況垂簾之時大臣宜謙畏而公著但為子孫計急於富貴不避嫌疑而居之及大防劉摯蘇軾蘇轍皆公著所處皆為國朝故事以兆後世大臣僭竊之禍又言呂大防劉摯蘇軾蘇轍皆落職為知州緣臣奏論大防等所為皆大姦惡今朝廷但薄責而已臣愚以為陛下必欲薄責之則不當以臣所論事為罪名若論其營私不法則其罪不可勝數且摯與轍譏斥不減於軾大防又用軾之所謀所言得罪輕於蘇軾天下必以為非詔司馬光呂公著各追所贈官并諡告及所賜神道碑額仍下陝州鄭州各差官計會本縣

於逐官墳所拆去官修碑樓磨毀奉敕所撰碑文訖奏案劉延世孫公談圃卷上云司馬溫公隧碑賜名清忠粹德紹聖初毀磨之際大風走石羣吏莫敢近獨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忽仆於碑下而死王巖叟所贈官亦行追奪知隨州降授右正議大夫呂大防守本官行祕書監分司南京郢州居住知廣州降授左朝議大夫劉摯守本官試光祿卿分司南京蘄州居住案宋史劉摯傳再貶光祿卿南京居住將行語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正慮意報復法令益峻如天下何憂形於色無一語及遷謫意知袁州降授左朝議大夫蘇轍守本官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梁燾提舉靈仙觀鄂州居住劉安世管句玉隆觀南安軍居住初章惇用蔡卞議光及公著皆當發塚斲棺三省同進呈許將獨不言惇去上留將問曰卿不言何也將曰發塚斲棺恐非盛德事

上曰朕亦以為無益公家遂寢其奏第令折去碑文紀事本末卷百一原注此據邵伯溫辨誣及曾紓南游記舊修不知許將果能不言否當考又蔡卞此時未執政不應與三省同對惇但用其議耳邵氏錄也曾紓亦不記許將止云曾布納說又卷百七（案）畢沆通鑑云黃履周秩上官均來之邵翟思劉拯井亮采交章言光等叛道逆理未正典刑大防等罪大罰輕未壓公論凡十九疏章惇悉以進呈遂詔追光公著賜論並毀所立碑曾布密疏請罷毀碑不報蘇頌方執臣奏事但有決於宣仁帝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必邦詳帝敢宜論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及言者劾頌帝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也又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論詆皆記之由是頌兒而與頌外祠

周秩又言秦觀落館閣校勘左宣德郎差監處州茶鹽酒稅罪罰重輕人言未允詔秦觀降授左宣議郎依舊處州監當紀事本末卷百一（案）長編卷四百十四元祐三年九月丁巳孫覺引疾求罷原注紹聖元年七月周秩言司馬光固邢恕以奉蔡確嘗致書求用一日得志確怨皆議持平被逐孫覺李常亦以持平之論忤光不蒙援引然秩以六月十九日戌于已以言事失當被責不抑此時何以更有言章長編所載亦究不得其日令姑依

紀事附此

右正言張商英言按內臣陳衍先管句儲祥宮大防之子數往謁因本宮道士武宗道而與衍結識既而大防又遣三省行首張充公住御藥院與衍關通尋擢行衍入國史院承受而檢討官張耒秦觀又因衍而與蘇轍兄弟道達言語其姦狀明白中外共知而大防尚與部衍尚玷祿仕甚非所以戢姦邪立威令也欲乞再正大防罪惡投之散地削奪衍官配流海島庶朝廷官省內外人人畏肅不敢懷邪飾非以事吾君天下之望也詔陳衍追毀出身已來文字除名勒停送白州編嘗仍仰所在官司差得力人轉押前去紀事本末卷百一原注新錄辨誣曰元祐二三大臣事實已聚日書之今刪去瑣碎文致之詞而存其大概然其曲意誣罔亦不待辨而可知壽以爲既云不待辨而可知其誣則瑣碎文致之詞雖具存之亦無傷今並依舊錄案長編卷四百九十五原

注陳衍編管在六月十八日與此異日月今考丁巳乃七月十八日長編原注六月或爲七月之誤文

上諭執政聞河埽久不修故幾壞者數處魚池原武陽武皆已遣水官乘疾置護役昨日報洛水又大溢注於河若廣武埽壞大河與洛水合而爲一則清汴不通矣京都漕運殊可憂宜亟命吳安持與王宗望同力督作苟得不壞過此亦須藉諳爲久計安持強幹可倚其促安持往營度之皆對曰但雨止則可無虞臣等謹奉命退當召安持至政事堂以聖意諭之紀事本末卷百十二（案回河導洛兩見

戊午詔曰送往事居是必責全於臣子藏怒宿怨豈宜上及於君親朕繼體之初宣仁聖烈皇后以太母之尊權同聽覽仁心誠意專在保祐朕躬自以簾帷之間聞

見不能周及故不次以用大臣推心以委政事非獨待任者艾所冀恢明聖躬司馬光呂公著忠累朝之大恩懷平時之觖望幸國家之變故逞朋黨之姦邪引呂大防劉摯等或並立要途繼司宰事或迭居言路代掌訓詞或封駁東臺或勸講經筵顧予左右前後皆爾所親於時賞罰威恩惟其所出周旋欺蔽表裏符同宗廟神靈恣行詆讟朝廷號令輒肆紛更輕改役法開訴理之局使有罪者僥倖下疾苦之詔誘羣小之謗言誣橫斂則淫黷苟免之逋誣厚藏則妄耗常平之積崇聲律而薄經術任穿鑿而紊官儀棄境土則謬謂和戎弛兵備則歸過黷武城隍保民而罷增濬器械資用而撤繕完凡屬經綸一皆廢黜人材淆混莫辨於流品黨與縱橫

迭分於勝負務決乘時之憤都忘託國之謀方利亮險之不言殊非慈闢之本意十年同惡四海吞聲虜計得行邊方受害昔先王受命召公惟闢國之閭江左雖微興宗有易代之歎天下後世其謂朕何臨朝弗恰視古有愧況復疏遠賤士昧死而獻言忠義舊臣交章而抗論迹著明甚法安可私其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各已等第行遣責降訖噫優禮近司朕欲曲全于體貌自干明憲爾今復追于誅夷至于射利之徒脅肩成市盡從申儆俾革回邪惟予不忍之仁開爾自新之路除已行遣責降人數外其餘一切不問議者亦復勿言惟有見行取會實錄修撰官已下及廢棄渠陽寨人自依別敕處分咨爾羣工明聽朕命宜令御史臺出榜朝

堂進奏院遞牒時司馬光等既貶上謂刑惟厥中故有是詔紀事本末卷百一〔案〕畢沅通鑑云初李清臣冀為相首倡紹述之說以計去蘇轍范純仁亟復青苗免役法及相章惇惇心甚不悅復與為異惇賢司馬光等又籍文彥博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清臣進日更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駭物聽帝然之戊午乃降是詔右正言張商英言文彥博背負國恩伏請檢詳本末推考是非詔臺諫之職議當論列然彥博年及耄期四朝舊相先帝待遇恩禮至厚宜加闊略以優老臣可特置不問紀事本末卷百一〔案〕編年備要為周秩等言此云張商英言有異

庚申章惇等對曰前日再論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劉安世并司馬光呂公著諡告贈典及仆神道碑既榜朝廷眾論以為寬餘人連逮尚眾陛下許其自新一切不問莫不欣悅仰服聖德仁厚惟其親黨之論則不可知

上曰據其罪狀甚可誅然不欲究其事乃用輕典聊示懲責爾紀事本末卷百一

壬戌戶部尚書蔡京言神宗皇帝熙甯之初將欲有爲於天下得王安石而任之於是置條例司導天下英材設官分職參備其事興利補弊功烈昭著元祐以來天下用度浸以匱竭美意良法盡遭詆誣在于今日正當參酌舊例考合得宜以稱陛下追述先志之意以成足國裕民之效然事之可與者方且毛舉豈臣單力所能勝任伏望聖慈檢會熙甯中置條例司故事上自朝廷大臣下選通達世務之賢同其考究庶幾成一代之業以詔萬世其後用是置局修整命張康國鄧洵武看詳利害事以聞紀事本末卷一百原注新錄辨誣曰元祐節行愛民府庫充實而云天下用度浸以

曆暘應闕去人字

吳安持言廣武第一埽危急即自決口與清汴絶近緣河洛之南去廣武山千餘步地形稍高則鞏縣東七里店至洛口不滿十里可以別開新河引導洛水近南行流地步至少用功甚微詔吳安持等再行相度如果利便即計的確工料結罪保明以聞紀事本末卷百十二案此條宋史河渠志四作丙寅日或安持言在二十三日壬戌而詔安持相度在二十七日丙寅也

三省具呂惠卿王中正宋用臣元罪狀進呈當再敘章惇曰惠卿所主極無名上曰與復舊官并資政殿學士紀事本末卷百三十案畢沅通鑑此附入月壬申與此日月異必有一誤

丙寅長編卷四百五十三元祐五年十二月丙午廢棄黜陽等地原注紹聖元年七月壬戌丙寅可考案

原文已佚

丁卯長編卷四百七十六元祐七年八月詔宋用臣敘遙郡刺史外州任便居住原注云紹聖元年七月

丁卯合參考案原文已佚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復免役錢上謂章惇曰須從民便不顯者勿強也案備年備要此下有云上又曰如寬稍錢亦何須取之朝廷安待此以佐用耶乃詔開封不得抑勒及取寬賸錢母過一分宋史本紀不議宋史食貨志上六云詔復免役法凡條約悉用元豐入年見別鄉差役人有應募者可以更代即罷遣之許備坊場河渡及封椿錢以為顧直須有役錢日補足其數所輸免役錢自今年七月始者戶長莊召顧不得已保正保長保丁充代其他役色應雇者放此寬賸錢不得過一分昔常過數應減下者先自上五等人戶始又置府界孳生監案十朝綱要丙寅日王應麟玉海卷一百四十九云元祐元年二月十六日命郭茂恂度陝西河東置七監畿內十監復七監甫二年而廢牧地尚三千餘頃紹聖元年七月二十七日復置孳生監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

仁和張大昌輯注

#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一

## 哲宗

紹聖元年八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庚午朔）辛未詔丁憂八左朝請郎寶文閣待制范純粹降一官爲直龍圖知延安府以御史郭知章論其在元祐閒嘗獻議棄安疆葭蘆吳堡米脂等寨故有是命紀事本末卷百一

丙子以權戶部侍郎吳安持爲權工部侍郎安持等言廣武埽危急刷埽隄身二千餘步與清汴絕近接洛河之南去廣武南五六百步或千餘步地形稍高自鞏縣東（案原訛高據宋史河渠志二改）七里店至見今洛口約不滿十餘里可以別開新河引導河水近南行流地步至少用功甚微都水使者王宗望行視并開井筒各稱利便外其南

築大隄功力浩大乞下合屬官司別相度保明從之紀事本末卷百十二（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八月開洛口新河編年備要云吳安持言廣武埽危迫請開汴河南流遂河詔安持提舉開修洛口新河詔在十三日壬午

丁丑祕書少監充祕閣校理張舜民爲直祕閣權發遣陝西轉運使紀事本末卷百一

辛巳都水監言河勢緊要緣楊武埽逼近京城請勅官同共提舉固護詔差開封府推官趙越疾速前去救護紀事本末卷百十二

壬午詔差權工部侍郎吳安持前去都大提舉開修新河等工役及令內外丞李偉勾當洛口王維同管開修紀事本末卷百十二（案）回河導洛兩見

直龍圖閣知徐州邢恕改知河陽長編卷四百八十六紹聖四年四月丁未論邢恕詆誣原注恕自紹聖元年五月復職知徐州八月改河陽

九月（宋錢大昕朔閏考是月己亥朔）己亥以蔡京守戶部尚書（紀事本末卷三）

十一

庚戌詔罷制科（紀事本末卷百一宋岳珂愧郯錄九月十二日哲宗用章惇李清臣之議詔罷制科編年備要云考官上張咸吳儔陳晞各六論上謂章惇曰制科所賜策與進士策無異先朝罷此科何時復置惇曰元祐初復置李清臣曰漢亦不設此科上曰進士策亦可言時政闕失因詔罷制科陳樗通鑑云罷賢良方正科舉沅通鑑云丙午詔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決成三省同進呈張成吳儔陳晞二人中第五等推恩帝曰進士策文理有過於此者因詔罷制科）

詔府界諸路罷廣惠倉其戶給田土並行出賣并本倉見管錢斛撥入常平倉收管所有振濟合行事令戶部檢舉元豐敕令立法以聞（紀事本末卷一百）

癸丑殿中侍御史郭知章言元祐著令考課監司考察吏部開拆等入優等中書省取旨其法雖具然自知州

考課而嘗超擢者幾何人蓋法有未盡則不能無弊願詳考課之令每路止令考察知州優課一人以升吏部更加銓量人才與治效參相得然後條析聞上或省郎監司藩郡有闕則隨其資序之高下以次用之將見天下郡守翕然嚮風而羣吏出矣詔令諸路監司考察知州每歲具其的實課績優等一名保明聞奏如無即闕若不實只依貢舉非其人法紀事本末卷九十三

甲寅追責措置荆湖北路朝奉郎唐義問長編卷四百十五元祐三年十月丙戌量度堡塞原注云紹聖元年九月十六日當考又卷四百六十三元祐六年八月辛卯唐義問罷戍護原注云紹聖元年九月十六日追責宋十朝綱要編年備要云紹聖元年九月議棄渠陽官吏集賢殿撰唐義問等並職散官邵經邦宏簡錄云九月甲寅知廣州唐義問棄渠陽砦罪責授舒州團練使

戊午李琮權戶部侍郎紀事本末卷百六原注李琮權戶侍在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己未三省樞密院同呈李仲王宗望欲開迎陽埽河門燕家河門引水入澶州故道章惇曰欲委吳安持相度曾布曰河防興役不一勞人傷財不可不慎若非灼然有利此役未可遽興上亦以爲不足開安燾亦以爲然惇曰曾布在河北頗知河事又曰河身自東而下流壅遏未成河道兼隄防未完須疏治下流及增固隄防不爾恐未免上流衝決之患布曰旣如此不若且於下流用功故道恐未易修吳安持好興作其言未必可用安持前後於河防枉用功力以至糜費提刑司封椿萬數蓋當時議論不一而安持贊務欲約大河歸東流致德清軍橫流墊溺公私財力困敝遂指圖中燕家河門乃是初決者小吳口惇曰元豐中任河勢順流未嘗用功

卻無事燾曰容臣開陳因言大河北流過釣臺下流深闊遠入界河若更變移近北即流入胡中河在虜境則自可爲藩籬慶河中國更無限隔之處所以文彦博輩議欲回東流但不敢漏此意布曰古今有欲引河注之胡中者如何不變移趨北則已果然亦非人力所能回也韓忠彦曰但責水官上曰然遂批送安持相度云云紀事本末卷百十二

章惇安燾提舉修海行敕令格式長編卷五百十四元符二年八月癸酉蔡京劉賡進呈新修海行敕令格式原注紹聖元年九月二十七日章惇安燾提舉

乙丑曾布再對陳河防不可輕動枉費財用如吳安持見開洛河外議未以爲當用夫四十五萬若洛水小引水傍山無益若泛漲自當就下徑入黃河豈肯如人意傍山而入汴上領之紀事本末卷百十二

丙寅敕中書省送到戶部狀準敕勘會元豐中置水磨茶出賣與在京鋪戶故京師求食茶無夾雜之弊而茶商無留滯之患官歲收計息二十餘萬元祐中悉皆罷廢臣等欲乞參酌舊制重行興復三省同奉聖旨水磨茶應興復合行事件令吏部疾速先具措置申尚書九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並依戶部所申差孫迥提舉檢會舊行水磨日前後條制參酌今來合及到分項內一檢元豐七年六月一日敕中書省尚書省送到戶部狀準都省批下都提舉汴河隄岸司奏勘會本司近準朝旨在京賣茶人戶不許擅磨末茶並令赴本司水磨請買斤茶歸鋪貨賣本司已依朝旨施行近日據府界諸縣茶鋪等人戶赴本司陳狀爲見在京茶鋪之家

請買水磨末茶貨賣別無頭畜之費坐獲厚利其府界
茶鋪係與在京鋪戶事體一般乞依在京師茶鋪人戶
例赴水磨請輸歸逐縣貨賣及依在京師法禁止私磨
茶貨本司今勘會自興置水磨後其內外茶鋪人戶各
家免雇召人工養飼頭口諸般浮費及不入末豆荷葉
雜物之類和茶委有利息其民間皆得眞茶食用若比
自來所買鋪戶私磨絞和僞茶其價亦賤兼販茶客人
亦免民間賒欠錢物赴本司入中茶貨便請見錢再行
興販甚有利潤沿路往來所收商稅不少今來已準朝
旨並依本司奏請立法自推行以來其鋪戶例各比元
供請買茶數外甚添斤重請輸盡爲獲利極多故府界
諸縣茶鋪等人戶有伏乞依在京例請買水磨茶貨禁

絕私磨本司看詳若依逐縣人戶所陳即委是山多
縣添和茶法及晚經久卻生弊倖并請在官茶法誠為
利便如賜施行即乞依下項約束令取進止後批五月
八日送戶部勘當并小貼子稱勘會客人販到茶貨指
往府界諸縣販賣今來既已立限陳首級引入京赴水
磨場中賣其到京合納税錢亦乞依自來條例句收送
納入戶部勘會下項事仍連元狀六月一日奉聖旨並
依請一依敕命指揮施行仍關合屬去處牒件如前請
詳前項尚書戶部牒內聖旨指揮施行仍關牒應干界
及在京者委產茶山場州軍出引並皆赴京官場中賣
即不得沿路及府界地分貨易如違告首罪賞並依私
臘茶法一諸路末茶不得入府界地分貨賣如違即依

本司印出在京茶法施行已上本部勘當欲依本司奏乞事理施行[長編卷三百四十六元豐七年六月己巳朔戶言準提舉汴河言畿內諸縣民間茶鋪亦乞請買水磨官茶原注載紹聖元年九月二十八日敕據注文輯此]

是月知徐州朝奉郎曾向靈仙觀那恕改知河陽[長編卷四百八十六紹聖四年四月辛未論那恕誣訪原注云五月復職知徐州九月改河陽]許天啟提點陝西銀銅坑冶事[長編卷四百九十紹聖四年八月庚子罷提舉涇原新弓官依陝西提點坑冶許天啟例原注天啟提點坑冶任紹聖元年九月]

十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乙巳朔]辛巳權工部侍郎吳安持言洛口別開新河引導洛水近南行流已畢工放水乞除提舉官員外自餘官吏相度節次存減從之[紀事本末卷百十二]工部言都水司王宗望等狀自閣村以下至栲栳隄七節河門並築閉了當全河悉已東還故道更無北流之水

欲乞下王宗望疾速相度移撥北流者大巡河使臣人兵物料往彼分置增充準備枝梢庶免壞凌之患從之紀事本末卷百十二

左司諫翟思爲侍御史右正言張商英爲左司諫監察御史劉拯爲右正言紀事本末卷百一又卷百三十一

資政殿學士知江甯府呂惠卿知大名府三省樞密院同呈惠卿除目曾布韓忠彥曰若惠卿在朝善人君子必無以自立上曰只令知北京豈可留也紀事本末卷百三十〔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冬十月呂惠卿自江甯改除樞臣韓忠彥曾布曰惠卿在朝善人君子必無以自立上曰只令知北京豈可留也又日王安禮勝惠卿又曰呂嘉聞吳居厚肯翻薄作用言章惇專權日甚一日若以舊恩欲保全之則不若制之於初先帝體貌王安石言蔡計從亦未當爾也屬乎備要此下存云布又曰除臣與忠彥稍開陳他人有敢言其非者否此不可不案時布已有傾悖德矣陳陛通鑑續編云監察御史常安民言北都重鎮而除忠卿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令將過闕必言先帝而並以感動陛下希望留

京矣上納之及惠卿至京請對見帝而蒞帝正色不答
而去畢沅通鑑云布又言章惇秉政以來所引皆圖茸
小人專忿權月甚一日陛下以天下公論召彭汝彌
而沮移不行呂升卿於罪論中致仕而惇不稟旨召令
再任王欽臣謝表語侵卿史惇欲能職降官周佚議切
朝廷而惇欲多方曲庇其罪陛下不欲與惠卿職而終
後不欲除林希經筵而終除以是上下畏之屬臣韓忠
彥曾稍開陳他人有敢言者否其意蓋欲傾惇帝日此
同當開
陳也

丁亥國子司業龔原奏贈太傅王安石在先朝時嘗進
所撰字說二十二卷其書發明至理欲乞差人就王安
石家繕寫定本降付國子監雕印以便學者傳習詔可

紀事本末卷百三十(案)周輝清波雜志卷下云章子厚
在私位一日閩子長貳言三經已鏤版行行王荊公字
說亦合放行合取相公鈞旨子厚曰某所不曉此事請
白右丞右丞蔡元度也畢沅通鑑云學校舉子之文靡
然從之其
葬自原也

戊子

長編卷四百九十四元符元年正月辛巳戶部言
州縣遇有災傷差官檢放乞自任受狀至出榜共六

不得過四十日從之乃於紹聖元年十月二十二日條內限三十日內差定檢官作當日案原文已佚

庚寅左朝奉郎權發遣開封府推官常安民爲監察御史中丞黃履薦也安民先召對垂拱殿案編年備要此下有云上曰聞卿嘗致仕安民曰臣元祐七年丁母憂疾篤致仕服除范祖禹趙君錫以臣年齒未老聞於朝廷遂再通籍上又問元祐任何官安民具以實對且言鄧伯溫蘇軾蘇轍皆嘗薦臣爲臺官以拘於資格不除因奏曰祖宗之置臺諫乃好意天下事付與執政使行之不當則臺諫言之天子惟擇執政與臺諫而已自可無爲而治故臺諫官人君當自擇近歲多由執政度其附己然後除授故雖名爲天子耳目實執政私人上曰今日如何安民對曰案編年備要此下有云今日之患莫大於士不知恥則擇利而趨見害而避無事之時惟祿仕所誘奔走俯伏供爲臣職一旦投之患難之地則掉臂而去矣今之大臣所提攜者皆無恥之人元祐中進言者以熙甯元豐之政爲非而當時爲是今日進言者以元祐之政爲非而熙甯元豐爲是皆爲偏論先帝以天下久安不無積弊故須變革然末年已

有欲趨安靜之意陛下即位之初亦因時之宜務以寬仁鎮靜稍更作爲之見今進言者一切以爲非願陛下公聽並觀是者行之非者改之無問新舊惟歸於當上深然之謂執政曰安民議論公正無所阿附紀事本末卷一百案編年備要云安民尋又上疏略曰大臣不和於上朋黨交惡於下紛擊誣訐廚攝風俗陛下姑務並容不明邪正曲直則綱紀豈不日就陵遲昔唐文宗初亦慨然有意於治史稱儒雅恭儉出於天性故太和之後朝廷號爲淸明惟以牛僧孺李德裕二黨相攻黑白德裕之黨有鄭覃陳夷行僧孺之黨有楊嗣復李珏同時並用紛爭於前唐祚遂衰陛下若不能辨邪正則朋黨何時可破牛李之禍可不戒哉

丁酉都水使者王宗望言大河自元豐潰決以來東北兩流利害極大十年紛爭國論不決水官無所適從伏自奉詔以來凡經九月上稟成算遂斷北流以除河患望下臣等奏付史官以紀紹聖臨御以來聖明獨斷至

此成績詔宗望等具析修閉北流部領官等功力等第以聞

紀事本末卷百十二原注此十月十三日工部云云上一月十五日當并王宗望事逆紹聖元年爲都水使者翔部日河決而東北流之議興宗望有請於朝淺塞張包樊郡等河自闞村以下至樗祐隄七節河門並皆閉塞創築金隄七十里盡障北流使全河之水奉還故道又設爲經畫自闞村而下直至海口逐一相視補築新隄防及淤淺河道增修蒇濬雖盛夏漲潦更無壅決之患二年上其勞進階三等授中散大夫除直龍圖閣河北都轉運使未數月擢工部侍郎進階三等在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曾布與韓忠彥言外議見惠卿移大名過闕還工部升卿除落衡替疑惠卿復用上曰無此

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振河北饑案宋史本紀九月癸卯遣御史劉拯振河北饑案河北水災饑民此在十月或據放振時書之遣劉拯之命在九月歲河溢志二云是時東流隄防未及繕固須河多被水患流民入京師往泊御廊及僧舍詔給券諭分還本土以就振饑

十一月己亥朔

長編卷三百九十一元祐元年十一月戊午中書省言刑房斷例嘉祐中宰臣

編修令二十餘年內有該載者欲委官纘斷例及舊例策一處看詳原注紹聖元年十一月己亥可考〔案〕今原文已佚據錢大昕朔閏考書朔

己酉權工部侍郎吳安持言準朝旨相度開濬澶州故道分減漲水按澶州本是河行舊道頃年曾乞開修其時以東西地形高仰未可興功欲乞再行疏道燕家河仍令所屬先次計度合增修二十一埽所用功料詔令都水監候來年將及漲水月分先具利害以聞紀事本末卷百二十

庚戌長編卷三百二十五元豐五年四月戊寅詔六曹尚書依翰林學士例侍郎依直學士並賜佩金魚原注元祐五年十一月十三日紹聖元年十一月十二日崇甯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四年三月十三日大觀二年五月十七合參考〔案〕原文已佚

壬子〔案〕紀事本末不繫日據宋史本紀補入詔觀文殿學士贈特進蔡確

特追復觀文殿大學士令穎昌府候葬日並官爲應副



癸丑三省樞密院言元豐八年知澶州王令圖議乞修復大河故道元祐四年都水使者吳安特因紓南宮等埽危急遂就孫村口爲回河之策及梁村進約東流孫村口窄狹德淸軍等處皆被水患今春王宗望等於內黃下歸閉斷北流至漲水時獨有三分北流水勢然上流諸埽已多危急下至將陵埽決壞民田近據王宗望等奏大河自閉塞闞村而下創築新隄七十餘里已晝盡閉北流全河之水東還故道向下地形已高水行不決今既閉斷北流將來盛夏大河漲如全歸故道下惟舊隄多有損缺怯薄處勢有可虞至於闞村而下所葺

新隄亦恐未易枝梧全河漲水兼京城上流處埽岸處有壅滯衝決之患詔權工部侍郎吳安持都水使者王宗望監丞鄭祐疾速前去計會北流外監丞司自閩村而下直至海口以來逐一相視應新舊隄防及淤淺河道合如何增修疏濬將來盛夏不致壅滯衝決候過漲水無虞即據昨來所閉北流之功等第推賞仍先具結絕事狀以聞如何去措置不當致有衝決爲公私大患亦當攷察事實重作施行紀事本末卷一百十

乙卯左司諫張商英言臣伏見今年已閉塞黃河北流都水監長貳交章稱賀或乞付史館則是河水已歸故道只消修完隄埽以杜將來衝決之患而已近聞使者王宗望外監丞李偉卻乞以來澶州故道分水工部侍

郎吳安持乞候漲水前去相度緣開澶州故道若不與
今來東流底平則纔經水落立見淤塞若與今來河底
平則從初自合閉口回河用功九年費則動衆吳安持
稱候漲水相度乃是悠悠之談前年漲水并今年漲水
各至澶州德淸軍界安持首尾九年豈得不見更欲延
至明年漲水乃是狡兎三穴自為潛身之計非公心為
國事也況立春漸近調夫及時不早定議又留後說邦
財民力何以枝持訪聞先朝水官孫民先元祐六年水
官賈種各有河議望取索照會召前後本路監司及經
歷河事之人與水官詣都堂一處反復詰難務取至當
經久可行定議歸一免見年年遇漲水則乞候霜降水
落遇霜降水落則乞候漲水以有限之財事無涯之功

是日曾布因商英言河事極陳近歲調夫多至於率錢民力重困既切責水官以河事必大有須索今京東河北皆饑歉流亡河役不可責辦民力安燾曰河已東流不可復易布曰河既已東流無已議者大河非人力可回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但因其勢而順導之則可矣東流固未可保其無患不可不責水官用心照管若既復故道則當使如小吳未決以前悠久可保不可使歲有患也眾皆曰舊亦有決溢布曰先帝在位幾十年屢言東流不可更議臣等本無此意但未敢保其無患須責水官以不可敗事也兼大役不可盡責民力須朝廷應副爾既對韓忠彥謂布曰厚卿疑子宣以予開嘗以回河為非故亦主北流之言布曰誠不曉事未至於

此使大河已東必欲徙之北流以便子開之論此言果可伸乎復數日布又言吳安持論河事既被督責計窮詞屈顯情盡露兼所言先留北隄四十里泄水以爲先有此論韓忠彥具知其說當時吳安持以謂河須東流須閉北流乃可成功但以范純仁蘇轍主北流之論故且爲此以誘之庶其肯聽今乃執此言以逃責更爲欺罔上曰安持若以王宗望盡閉北流爲非當時何不言布曰安持爲工部侍郎乃其執事何待今日方言北流不可盡閉陛下固已察見其奸言矣上欣納退至都堂安持等來稟河事因反復久之布謂章惇曰何惜二十萬未應副將來若敗事秋毫無所假借安持又言釃二渠爲便布曰若然則是北流是東流是安持曰須以漸

問布曰然則幾何年可了安燾云只爲昨降之字以東流爲非故如此紛紛布曰本不以東流爲非亦不敢以北流爲是但不敢保東流無患爾主東流者是罪人主北流者亦罪人國事但欲取之當爾東北何擇焉翌日同呈安持劄子布曰計窮詞屈姦言盡露安燾曰安持先留有文字欲留四十里布曰如韓忠彦所聞乃是欺罔反復安燾曰布改定劄子以東流爲非布曰臣嘗以爲用偏見主東流北流者皆罪人臣素不預河事於此持心實平直於東北流無所主但欲處國事當爾燾曰誰不平直上曰執偏見誠不可反復久之布又言劄子乃章惇所草臣嘗改定云新縷七十里隄未委可與不可捍禦將來漲水及慮上流有壅滯衝决之患緣公私

之憂不細不可不預爲經畫此語恐亦非道至於衆論所疑無不（案此下原本有脫誤）惇曰昨日已論水官人夫物料極力應副若將來敗事水官亦無所借貸上曰當如此紀事本末卷百十二

甲子左思諫張商英言伏聞權工部侍郎吳安持近詣三省樞密院稟議河事在都堂喧略無儀始以母老爲辭又以須得二十萬夫千萬芻梢乃可往厲聲云水官豈可不爲自全之計按安持主張河事八年今日始開口爲自全之計即前後欺罔不攻自破緣章惇曾布是王安石門人吳安持是王安石女壻安持又是安石男女姻家致安持恃親戚恩舊敢肆侮慢使廟堂之體凌夷如此何以聳天下之具瞻爲首寮之表式哉安持首

鼠兩端必圖再用欲乞下有司薄責自充都水使者至今前後費用若干人兵錢糧梢草興得是何功利從初主意爲是東流爲是北流若至東流因何十六河不曾閉塞下流隄埽不曾修築若主北流因何年進馬頭水入縣村口若以孫村口分減水勢因何八年用功今年淺澱郤于竇家港口等處行水明正案牘具列情狀檢會六塔河李仲昌等例先次責降施行仍自今年閉塞北流以後專責王宗望鄭祐候過漲水取旨當罷況此一事上繫朝廷休戚至大下係生靈利病不小大臣豈敢以親黨之故致私意於其間所有臣自供職後來論列章疏亦乞檢會再賜采擇紀事本末卷百十二原注商英此章據布日錄在十一月二十五日癸亥今附本日

乙丑上以商英言安持章付樞密院與三省同進呈鄭雍白上曾布譖詰責安持反復奸言故安持對氷官懼後命不敢不爲自全之計亦無喧悖狀上曰安持果安石壻韓忠彥曰蔡卞女壻也布曰人臣何敢用私意庇人變亂是非以誤國事上曰此無可行者遂罷紀事本末卷百

二十

十二月己巳朔案據錢大昕朔閏考增朔字河東路轉運司言本路鹽課利往年最厚其法之弊無甚今日自元豐以後至今官場賣到見錢兼客人算請所改課利比於元祐開取其最多一年之數不過十二萬六千緡以方元豐最少之年猶未及三分之二近雖專差奉議郎舒之翰至本路改更舊法行之二年課利愈虧蓋是不能深究弊

源遂致私前盜販從而得行豪奪公家之利按熙甯八年六月中書劄子云云當時相度只以一色鹽從官場出賣得旨推行累年頗有實利自後主法之吏不能遵守妄有改更因緣積習遂致頹廢兼近年裁減私鹽賞錢不許根究賣主來歷法禁廢弛滋長奸弊請將本路鹽只許官場出賣罷去客人算請依熙甯元豐閒行私鹽條禁并制官提舉除舊條護到鹽不許根究賣主來歷外餘依所奏紀事本末卷一百又卷百十二（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十二月河東鹽復官賣法編年備要云轉運司言本路鹽課以一年最多之數比元豐最少之年未及三分之二請罷去客人算請官自賣從之（又案熙甯八年六月在長編卷二百六十五不載中書劄子惟於戊申日下載三司使章惇言河東永利兩鹽課詔河南轉運使詳具條約以聞

庚午長編卷三百八十陝西轉運司收糴斛斗充緣邊五年之蓄又卷四百九元祐三年三月甲申戶部

言陝西沿蓄錢請注籍以備勾考原注紹聖元年十二月三日

辛卯長編卷二百四十五熙甯六年五月丁卯詳定行戶利害所奏乞從本所約中裁定均爲逐處吏禁

原注紹聖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可考今原文已佚

甲午【案】原作甲子十一月己巳朔無甲子日據十朝綱要宋史本紀訂正詔范祖禹責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趙彥若責授安遠軍節度副使澧州安置黃庭堅責授涪州別駕黔州安置紀事本末卷百一【案】岳珂桯史卷十一云紹聖元年四月甲申魯直以史事謫黔南道與此年月有異或彼以到黔日此以奉詔日也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修神宗實錄坐謗誣罪竄太平治迹統類云十二月御史郭知章黃慶基乞奏貶修神宗實錄官甲午三省同進呈台諫官前後章疏言實錄院所修先帝實錄類多姦言誣斥熙甯以來政事中丞黃履御史翟史左司諫張商英論具修神宗實錄官誣毀先帝編年備要云祖禹永州趙彥若澧州黃庭堅黔州並安置坐修神宗實錄詆誣也言者論所撰神宗實錄美意良法輒敢謾詆而微言譏刺者凡數十事詔祖禹等供答至是國史院會到祖禹彥若庭堅各稱別無按據得之傳聞上曰史官敢如此誕謾不

恭遂有是命李劾武名臣言行續錄卷一云章惇並與羣姦論實錄誣詆前史官分居畿甸以待案摘千餘條示之謂爲無驗證既而院史考閱悉有據依所餘才三十二事庭堅書用鐵龍爪治河有同兒戲至是首問哥對曰庭堅時官北都嘗親見之眞兒戲耳凡有問者皆直辭以對聞者壯之

戶部尚書蔡京言本部財用皆自東南運漕以充歲計今年上供物數十無二三到者而汴流今已閉口臣責到（案宋史河渠志四作責問）提舉汴河隄岸楊琰狀稱（案宋史河渠志四作乃爾）自元豐二年導洛通汴至元祐八年之閒不曾閉口如遇冬寒差兵行凍並不失事乞依元豐條例從之（紀事本末卷百十二案長編卷四百七元祐二年十二月末是冬始閉汴口原注此據紹聖元年十二月二十七蔡京云云并三年正月李仲云云增人案三年正月李仲之言原文已佚已據宋史河渠志四附注於彼又明年正月十三日庚戌宋用臣言河攸）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嚴銅錢出界禁（案十朝綱要辛未日編年備要云奉使鄭价言北界支到拾痛人例

物兒錢七千餘貫並是國朝新鑄寶遂詔增重其禁據宋史食物志下二鄭价使契丹契丹還言其給與麻者錢皆中國所鑄乃增嚴三路闌出之法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一　　仁和張大昌輯注